美国搅局印太忽视拉美地区

■ 廖省：林越

各国媒体报道，2月9日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澳大利亚墨尔本，开启南太之旅。之后将访问斐济及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的夏威夷檀香山。主要的会议有两场：美日印澳“四边机制”的外长会议、美日韩三边外长会。他在飞行途中告诉记者：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仍是当前美国外交的中心，但“印太”地区事务是美国“持之以恒的聚焦点”。

主子要来了，澳大利亚防长达顿（Peter Dutton）赶忙献殷勤，借“印太”炒作中国问题。他于2月7日对澳媒说：“过去10年，北京在南海扩大足迹，美国和其盟友现在需要更加强硬地回击中国。”并表示，根据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去年宣布的奥库斯（Aukus）协议，他确信澳大利亚将在2038年拥有自己的核动力潜艇，吹嘘澳洲的“重要性”。

布林肯此行的重点是与澳、日、印三国外长举行第四次“四方安全对话机制”外长会。该机制被称为针对中国的“亚洲版北约”。《彭博社》评论，乌克兰危机持续升温，布林肯仍到印太访问，显示出“抵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”仍是华盛顿的重点。

针对南海问题，中国外交部反复表示，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，符合包括《联合国宪章》、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在内的国际法。南海局势总体稳定，美国作为域外国家，却频繁在南海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，完全不得人心，国际社会对此看得非常清楚。

在美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澳大利亚，试图拉拢“印太地区”国家“联合抗中”之际，南太岛国马绍尔群岛却泼来“冷水”。指两国的《自由联合协定》续签谈判始终“停滞不前”（stalled），美国核试验遗留问题等关键问题近30年来均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。

美国广播公司（ABC）11日报道，布林肯在“四方安全对话”（QUAD）时称，与中国的对抗“并非不可避免”，但中国在“印太”地区的活动正越来越“咄咄逼人”。为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，他渲染中国“威胁”说：“我认为，我们都担心，近年来中国在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行动都越来越咄咄逼人。因此，‘四防安全对话’出于对未来可能带来的积极愿景，以及捍卫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，而团结在了一起。”澳总理莫里森表达了对布林肯的支持。他称自己与美国务卿、日本外长和印度外长会面后，澳大利亚和“四方安全对话”国家从此“敢于面对”那些“企图压迫我们的国家”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日表示，美方政客的有关言论纯属老调重弹，充斥着政治谎言，暴露了美国根深蒂固的“冷战思维”和意识形态偏见。在本地区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如果提到“咄咄逼人”的话，如果美国自称第二，没有一个国家敢称第一。

新年伊始，美国加快“印太战略”部署，力图落实奥巴马任内的战略重心东移。经济方面，拜登放风将在近期公布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；安全方面，则由布林肯访澳并召集第四次“四方安全对话机制”外长会，声称联合盟友及伙伴应对所谓“印太地区挑战”。

国力的逐年衰退，迫使美国必须将资金和精力“花在刀刃上”。美国无法继续在全球充当“世界警察”，必须在重点地区投入优势资源，在非重点地区“甩包袱”或将任务交给盟友承担。从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“背后领导”到拜登政府仓促地“撤军阿富汗”都是例证。“印太战略”逐渐加大对华竞争、钳制中国发展。但很可能只会导致“双输结局”。

香港资深媒体人、凤凰卫视评论员杜平在其“平心论”视频中说，白宫为压制中国而专注“印太”，多年来挟霸权忽视拉美国家。如今警觉中国和拉美各国加大了经贸及文化往来，美国右翼开始不“淡定”了，提醒拜登政府关注“美国后院”被中国突破的现况！

最近，美国国会、军方及一些媒体加强了“中国在西半球扩张危险”的渲染，污蔑中国“像一只秃鹰盘旋在中美洲”，把中拉合作视为中国要“接管拉美”。美国最新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，也着重关注中国在拉美地区的“影响力”。这些草木皆兵的鼓噪，首先是对拉美国家的极大不尊重，体现了华盛顿无视拉美国家主权的傲慢。

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来到北京参加了冬奥会，受到隆重接待。他宣布将正式加入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互利行列；中阿建交50年来，两国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。这个消息让美国一些专家心急如焚，因为“美国的美洲”理念，正不断被拉美地区国家挑战。

美国《国家利益》发文称，阿根廷加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计划，得到智利、秘鲁等国的支持。而中国又宣布推动与乌拉圭的自由贸易协定，在年底前与厄瓜多尔达成新的协议。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从2002年的180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近3160亿美元。作者认为，美国不能袖手旁观，“中国将会介入并填补华盛顿留下的空白”。美国总忧虑地区影响力，但是不采取行动就无法改变人们的想法，尤其是在中国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情况下。

多年来，美国蛮横狂妄地把拉美当自家“后院”，以“军舰外交”自封为拉美国家的领主。无论“门罗主义”或“新门罗主义”，美国和拉美关系就是控制与反控制，这个主轴一直没改变。华盛顿忽视拉美的利益，又不容拉美国家自主发展；这态势还能维持多久？

昙花一现

■ 雅加达：忆蕾

自疫情发生这两年来，我心灰意冷，做什么都不起劲。每一天听着那四面八方的新闻，都是疫情的传播，都是那些讣闻。接着就是四周围熟悉的人接踵而来不好的信息。心里更是烦透了，但又不能不看，就想知道谁“中标”了、谁走了，接着也有亲人陆陆续续地走了，我也只能自个儿在家以泪眼相送了。

往日，儿女小时候他们总牵着我们的衣角，跟在我们的背后做我们的小尾巴，是我们做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的指导他们，现如今是他们做指挥，“妈咪，不可这样、不可那样。别去做什么，不要干什么！”现在的年轻人，比我们强多了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每天网络里有什么信息都是第一个知道。老一辈的我们以前没有这些呀！没学过，也学不好。只能做他们的“跟屁虫”啦。没事的，只要我们在这新的虎年里大家都身体健康、万事顺意、事业进步、家庭吉祥美满。疫情尽快受到控制，就万事大吉了！

大学里的功课已过第五个学期了，本来他们去年九月份就应该去中国进修一年的课程项目，但在这疫情非常时期，全世界都陷入疫情抗衡最严谨时期，尤其中国是全国全民都投入严肃、全力的抵抗控制消灭疫情的国情中。在世界抹黑、美国甩黑锅拼命诬陷栽赃中国，还逼着中国赔偿，简直是无理取闹。病毒是他们在武汉利用军用运动员之名抛给中国的，反要中国来赔偿？不要脸透顶！如今证明全世界最初能全国控制疫情的是谁？—中国!!! 全世界最安全的是中国。还成功地举办了冬奥会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强国，听说美国总统“败等”也偷偷的看了电视上的开幕礼，其实他也想看碍于面子问题。

寒暄阁里，看了郑平的昙花，我是羡慕嫉妒恨呐。她满满的一个筛子里那么漂亮，我的从丹格朗带过来几年里，瘦瘦靡靡的也不开花，要死不活的。本已打算丢掉算了，还一路骂“要知道那么没出息，就不搬你过来了。”接着我就把每天削掉的苹果皮丢到它盆里，结果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却无意地看到叶间的两个花蕾。我莫名的高兴起来，摸着它的叶子说：“对了，应该这样安慰我呀！”几天后花开了，我也不在意，我还是照样每天都去把苹果皮丢进它盆里，花谢了我还摸着它的叶子：“谢谢你，再开再开吧，亲爱的！”果然不几天，它又长出六朵花蕾来。只可惜我没能去看它花开的时刻，因为它是泰国种的，开花时是在十一点钟，我房间在3楼，懒得下楼去。这次的开花时刻本想特地去等，但学生在考试期间，我也累了，还是等不到开花的时刻了，很遗憾。

今天早上，我很意外地看到了我的昙花呀……哎呀呀，我算了算有20来朵，我高兴地跳起来：“我的心肝、我的宝贝，嗯，这才是我要的。”过两天就是它开花的时刻，我会看着它开满花儿，再把照片发给你们呗。

离 别

占碑：常青

同窗共砚已四年，突闻离歌★感万千。
吾实伤情君亦苦，两情惘惘泪涟涟。
劳燕分飞南北怨，何日相逢睹君颜。
愿君有暇捎个信，涤除挂虑免心牵。

★离歌，离别歌——《送君》

青荷早凋

——追忆硕云姐二三事

■ 蒋春暄

蒋硕云是我的二姐，因为生来头大，爸给她取名“硕云”。小时候，我们常拿她的大头开玩笑，用一段顺口溜打趣她：“大头，大头，下雨不愁；人有雨伞，我有大头！”

二姐生性温和，脾气好。在家是好孩子，对父母孝顺，对弟妹关爱；在学校是好学生，品学兼优，有口皆碑。先在丁蜀中学上初中，后来到宜城县一中上高中。那几年，我也在宜城县二中上学，两校相距不远，只隔一道高高的“周处墓”围墙。她学习认真，要好，很少回家；而我差不多每周都步行回去。先是沿东南方向经一小村迤逦走上漫长的上坡（叫做“翻龙背”，现在已开辟成“龙背公园”）。走上山顶，四下眺望，寂寥无人，心头禁不住有些害怕；待翻过“龙背”，这才看到炊烟村舍，好像叫“蠡墅”，心里这才轻松下来……后来回家大都是沿宁杭公路一路往南走，到川埠再折往蜀山，路好走多了，但那种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……

后来她考上南京化工学院，而我正在宜兴二中读高三，正在高考冲刺阶段。那时，艺术院校也是提前招考，录取与否并不影响高考。于是，我就夹着一把二胡（是学校的，因为我是学校文工团的乐队成员，二胡归我保管使用。）独自到南京报考南京艺术学院去了。“南艺”即在丁家桥，与“南化”相隔不远，正好可以顺便看看二姐。那时的我，还未出过远门，真正的“土包子”，连拉的二胡还是丝弦，而不是钢丝弦，对钢琴的听音定调记谱更是懵然不知。故对面试结果也不抱希望，中午即到“南化工”宿舍找二姐去了。她宿舍的同学待我很热情友好，也不介意让我在二姐的上铺放下蚊帐休息，待我如亲弟弟一般。晚上我从下关坐夜班火车回常州，再到轮船码头坐船回蜀山。其时正是夏夜凌晨，离开船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便坐在桥栏上撑着石狮子头休息，随身带的帆布小包和二胡即放在面前的青石板上，旁边还坐着一位老者。天气正凉快，不想竟睡着了。后猛然惊醒，旁边的老者已经不在，而面前的小包也不翼而飞，倒是那把二胡还在，我懊恼的同时也很庆幸，包里只一些换洗衣物，并无贵重东西；倒是那把二胡，质量不错，起码值几百上千吧！看来那位“顺手牵羊”的老者颇不识“货”，捡了颗芝麻，丢了个西瓜……

二姐虽然性情温和柔顺，但工作中难免会有不顺心、不如意之事，她一般都是自己担着，闷着，很少对外倾吐。但有一次她从兰州回家，与我谈到工作中的烦恼——自己工作一向勤勉努力，也追求进步，却没有得到单位认可，她颇有些不满不平与不甘……言语之间，显示出她性格中也有“刚”“硬”的一面，就是清高，耿直，不服输，不信邪……而这一点正是“蒋家人”的共性，用父亲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蒋气”（抑或是“犟气”？）不喜欢奉迎吹拍，不会看人眼色，只管凭自己本事吃饭，在这一点上，我可能更甚，为此，也曾吃过一些“苦头”。

初中时期，班主任曾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惜从宜城坐轮船到蜀山南街“家访”——实为“告状”，害得爸妈担心不已，连远在上海的大姐都以为我快成为“马小彦”（苏联小说中的流浪儿）式的“小流氓”了。高中时期，有次回家没请假，周一回校后，班主任让同学转告我去办公室“谈话”，等着我去作“检讨”；我偏不去，看他怎么“收拾”……后来，终于等到结果了，那年我高考落榜，事后有女同学“透露”，我的操行等第是“丙”等。（因为只有女同学才有帮老师抄写评语的权利，至于具体评语是什么，可能记不清了，但一个“丙”字赫然在目，总是记得的。）我扪心自问：我平时在校，虽然算不上是个品学兼优的“好学生”，但一不偷拿，二不打架，顶多也就是有点自由散漫，个性较强，不太听话，且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，何至于操行竟是个“丙”等？在那个一切都“突出政治”的年代，“名落深山”也就不足为奇了……那时也没有“复读”一说，我就自行到丁山附近的周墅小学当了民办的代课教师，课余时间自己复习史地常识，语文就看看《古文观止》，记记日记。第二年又去参加高考，（是1962年）考场还是我原先的教室，那个班主任正好是监考，在我身边走来走去，很“关心”地看我答卷。不过，此时，他再也无能为力了。那次语文考试，一段古文翻译，没什么难度，一篇命题作文，我选择《雨后》，正好对路，写得很顺利，心想，如果这次再考不取，此生我就永远不考了……在等待录取通知的那段时间里，为了避免焦灼、烦恼，我独自到兰右舅妈家、湖汊姨妈家“云游”散心，回来没多久，居然就收到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……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湖南岳阳华铁子弟中学教书，曾到北京房山燕山石化总厂宿舍区去看望姐夫陈正龙。在打听他家的所在位置时，遇到一人，我说“我是蒋硕云的弟弟”，她顿时显得颇为热情，连说“知道，知道。”估计曾是二姐的同事，我当时心头一热，颇感欣慰。看来二姐生前在单位同事心目中印象不错，好感尚存……那种感觉，与我有次与爸同去丁蜀联合医院的情景何其相似！医院在丁山大木桥南，我们正要下桥，突遇几个年龄稍大的农民热情向我打招呼，喊我“蒋老师”，似乎还颇尊重。爸的脸上出现难得一见的欣慰笑容。原来这几个人是我代课的周墅小学附近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等人，看到年纪青青的儿子受到别人这么待见，老爸心中该是何等宽慰，何等高兴！

还有件事也与二姐有关，就是关于蒋孝子牌坊那块匾额的题词“孝阙流芳”。在我印象中，小时候在蜀山家中楼上的藤塌上曾展玩过这卷轴，是一横披，四个楷书大字，与牌坊上毫无二致，左侧落款为“蒋中正”，下面一方鲜红的大印，再左侧一行是“中华民国X年X月”。但在“文革”中，家乡“破四旧”之风甚烈，母亲担心“蒋中正”的名讳惹祸，遂将此卷轴及一些有“四旧”嫌疑的瓷器、字画，还有我的几本日记（唯恐其中什么不当不妥之语）一并烧毁了。其时，二姐正好在家休假养病，而我正在扬州师院“闹革命”，家中之事一无所知，此事是我事后听二姐说的。正因为有此缘故，我遂更加坚信，蒋孝子牌坊题词是蒋中正，而非徐世昌。（以津侄的回忆也提到曾在蜀山北厂老家的阁楼上翻检到这卷轴，他公公即我伯父说不能碰，不让看。）但是，蜀山小学的何老师根据春牧堂兄的回忆（而他的回忆根据来自春珊堂兄），断定牌坊题词是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。我因此写了篇文章《关于“孝阙流芳”题词作者的考释》（刊发在我们蒋氏家族的油印内刊《家事》2018年9月第17期上）与他商榷，并根据他发给我的横额残件照片，照片上“孝阙流芳”四个楷书大字的左侧落款清晰可见是“蒋XX”，下面两字被人为凿掉了……显然，这是“文革”时期红卫兵“破四旧”所为，为何凿掉这两个字？不正好证明这题词只能是“蒋中正”，而不可能是“徐世昌”吗？为此，我建议何老师在提到牌坊题词时采取“两说”方式，即前面提到徐世昌总统题字时，后面附一括号，“另说为蒋中正”他一开始也同意我的建议，使用这种说法，后来不知为何，又改为原先一种说法，只提徐世昌，不提蒋中正了。我为此一直坚持，以至春澍大哥来电说我，一个外姓人，为蒋孝子墓之事多方奔走，我们感谢都来不及，你却还和他姓徐姓蒋地争执不休……言下之意，颇有些不识好歹！我当时不好说什么，心想，大哥你好糊涂，这是两码事！何老师的奔走努力，大家有目共睹，确实居功至伟，蒋家人都感激他，但他对有些事叙述理解不确、不准、不实，难道我们蒋姓的知情人不能质疑、不能纠正、不能商榷，而只能睁一眼、闭一眼，听之任之吗？留一个明显有误、且不能自圆其说的“假古董”“假文献”给后世，于心何安?!

二姐实在走得太早，还不到四十岁，正是年轻有为、风华正茂之时，就撒手人寰，留下一双仅仅八九十岁左右的小女孩，让人倍感痛惜。虽然距今已有四十有二年了，但许多往事，依然清晰如昨，历历在目，难以忘却。好在两个女儿也争气，一在上海，一在加拿大，也均工作有成，生活无虞，而且外孙外孙女也都已活泼健壮长成大人了……前不久，从微信上看到她外孙女的自画像，竟然与其幼时酷似，神态宛然，莫非冥冥之中，硕云姐又重回人间，在其后代身上重新延续了吗？真是——

追忆似流水，翻腾起浪花；

片片堪足珍，落笔铭牵挂……

2022年1月陆续写毕于山东济南